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七

西晉紀九起屠維大荒落盡重光協洽凡三年

孝懷皇帝中

永嘉三年春正月辛丑朔癸亥犯紫微漢太史令宣

于脩之言於漢主淵曰不出二年必克洛陽蒲子崎

嶇難以义安平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大赦

改元河瑞三月戊申高密孝王略薨以尚書左僕

射山簡為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鎮

襄陽簡濤之子也嗜酒不恤政事表順陽内史劉璠

得衆心恐百姓劫璠為主詔徵璠為越騎校尉南州

由是遂亂父老莫不追思劉弘 丁巳太傅越自榮陽入京師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執威權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今日之來必有所誅帝之為太弟也與中庶子繆播親善及即位以播為中書監繆胤為太僕卿委以心膂帝舅散騎常侍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冲並參機密越疑朝臣貳於已劉輿潘滔勸越悉誅播等越乃誣播等欲為亂乙丑遣平東將軍王秉帥甲士三千入宮執播等十餘人於帝側付廷尉殺之帝歎息流涕而已綏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

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其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劭日食二萬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河內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己已死矣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臣光曰何曾譏武帝偷

情取過目前不為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為僭侈使子孫承流率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為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太傅越以王敦

爲揚州刺史

劉寔連年請老朝廷不許尚書左丞

劉坦上言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重謂宜聽寔所守丁卯詔寔以疾就第以王行爲太尉太傅越解交州牧領司徒越以頃來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疾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疾由是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更使右衛將軍何倫左衛將軍王秉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左積弩將軍朱誕奔漢具陳洛陽孤弱勸漢主淵攻之淵以誕爲前鋒都督以滅晉大將軍劉景爲大都督將兵攻黎陽克之又敗王堪於延津沈男女二萬餘人於河淵聞

之怒曰景何面復見朕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

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景爲平虜將軍夏大旱

江漢河洛皆竭可涉漢安東大將軍石勒寇鉅鹿

常山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爲君子營以趙郡

張賓爲謀主刁膺爲股肱夔安孔萇支雄桃豹逯明

爲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張賓好讀書闊達有

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石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

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

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

而皆如所言勒由是奇之署爲軍功曹動靜咨之

漢主淵以王彌爲侍中都督青徐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聰共攻壺關以石勒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肅韓述救之聰敗述於西澗勒敗肅於封田皆殺之太傅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將兵拒聰等曠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乘險間出我雖有數萬之衆猶是一軍獨受敵也且當阻水爲固以量形勢然後圖之曠怒曰君欲沮衆邪融退曰彼善用兵曠闇於事勢吾屬今必死矣曠等踰太行與聰遇戰於長平之間曠兵大敗融超皆死聰遂破屯留長子凡斬獲萬九千級上

黨太守龐淳以壺關降漢劉琨以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據襄垣初匈奴劉猛死右賢王去卑之子誥升爰代領其衆誥升爰卒子虎立居新興號鐵弗氏與白部鮮卑皆附於漢劉琨自將擊虎劉聰遣兵襲晉陽不克五月漢主淵封子裕爲齊王隆爲魯王秋八月漢主淵命楚王聰等進攻洛陽詔平北將軍曹武等拒之皆爲聰所敗聰長驅至宜陽自恃驟勝怠不設備九月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聰大敗而還王浚遣祁弘與鮮卑段務勿塵擊石勒于飛龍山大破之勒退屯黎陽冬十月漢主淵復

遣楚王聰王彌始安王曜汝陰王景帥精騎五萬寇洛陽大司空鴈門剛穆公呼延翼帥步卒繼之丙辰聰等至宜陽朝廷以漢兵新敗不意其復至大懼辛酉聰屯西明門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出攻漢壁斬其征虜將軍呼延顥壬戌聰南屯洛水乙丑呼延翼爲其下所殺其衆自大陽潰歸淵敕聰等還師聰表稱晉兵微弱不可以翼顥死故還師固請留攻洛陽淵許之太傅越嬰城自守戊寅聰親祈嵩山留平晉將軍安陽哀王厲冠軍將軍呼延朗督攝留軍太傅參軍孫詢說越乘虛出擊朗斬之厲赴水死王

彌謂聰曰今軍旣失利洛陽守備猶固運車在陝糧食不支數日殿下不如與龍驤還平陽裹糧發卒更爲後舉下官亦收兵毅待命於兗豫不亦可乎聰自以請留未敢還宣于修之言於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天水人旬琦等殺戍太尉李離尚書令閻式以梓潼降羅尚成主雄遣太傅驤司徒雲司空璜攻之不克雲璜戰死初譙周有子居巴西城巴西太守馬脫殺之其子登詣劉弘請兵以復讎弘表登爲梓潼內史使自募巴蜀流民得二千人西上至巴郡從羅尚求

益兵不得登進攻宕渠斬馬脫食其肝會梓潼降登
進據涪城雄自攻之爲登所敗 十一月甲申漢楚

王聰始安王曜歸于平陽二彌南出輟轅流民之在
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素爲居民所苦
皆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 石勒寇信都殺

冀州刺史王斌王浚自領冀州詔車騎將軍王堪北
中郎將裴憲將兵討勒勒引兵還拒之魏郡太守劉
矩以郡降勒勒至黎陽裴憲棄軍奔淮南王堪退保
倉垣 十二月漢主淵以陳留王歡樂爲太傅楚王
聰爲大司徒江都王延年爲大司空遣都護大將軍

曲陽王賢與征北大將軍劉靈安北將軍趙固平北
將軍王桑東屯內黃王彌表左長史曹疑行安東將
軍東徇青州且迎其家淵許之 初東夷校尉勃海

李臻與王浚約共輔晉室浚內有異志臻恨之和演
之死也別駕昌黎王誕亡歸李臻說臻舉兵討浚臻
遣其子成將兵擊浚遼東太守龐本素與臻有隙乘
虛襲殺臻遣人殺成於無慮誕亡歸慕容廆詔以勃
海封釋代臻爲東夷校尉龐本復謀殺之釋子俊勸
釋伏兵請本收斬之悉誅其家

四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 漢主淵立單徵女爲皇

后梁王和爲皇太子大赦封子義爲北海王以長樂王洋爲大司馬 漢鎮東大將軍石勒濟河拔白馬王彌以三萬衆會之共寇徐豫兗州二月勒襲鄆城殺兗州刺史袁孚遂拔倉垣殺王堪復北濟河攻冀州諸郡民從之者九萬餘口 成太尉李國鎮巴西帳下文石殺國以巴西降羅尚 太傅越徵建威將軍吳興錢璿及揚州刺史王敦璿謀殺敦以反敦奔建業告琅邪王睿璿遂反進寇陽羨睿遣將軍郭逸等討之周玘糾合鄉里與逸等共討璿斬之玘三定江南睿以玘爲吳興太守於其鄉里置義興郡以旌之 曹嶷自大梁引兵而東所至皆下遂克東平進攻琅邪 夏四月王浚將祁弘敗漢冀州刺史劉靈於廣宗殺之 成主雄謂其將張寶曰汝能得梓潼吾以李離之官賞汝寶乃先殺人而亡奔梓潼旬琦等信之委以心腹會羅尚遣使至梓潼琦等出送之寶從後閉門琦等奔巴西雄以寶爲太尉 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馬毛皆盡 秋七月漢楚王聰始安王曜石勒及安北大將軍趙國圍河內太守裴整于懷詔征虜將軍宋抽救懷勒與平北大將軍王桑逆擊抽殺之河內人執整以降漢主淵以

通鑑卷之七
七
整爲尚書左丞河內督將郭默收整餘衆自爲塢主
劉琨以默爲河內太守羅尚卒於巴郡詔以長沙太
守下邳皮素代之 庚午漢主淵寢疾辛未以陳留
王歡樂爲太宰長樂王洋爲太傅江都王延年爲太
保楚王聰爲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
於平陽西以齊王裕爲大司徒魯王隆爲尚書令北
海王義爲撫軍大將軍領司隸校尉始安王暉爲征
討大都督領單于左輔廷尉喬智明爲冠軍大將軍
領單于右輔光祿大夫劉殷爲左僕射王育爲右僕
射任顛爲吏部尚書朱紀爲中書監護軍馬景領左
衛將軍永安王安國領右衛將軍安昌王盛安邑王
欽西陽王璿皆領武衛將軍分典禁兵初盛少時不
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
而不行乎李熹見之歎曰望之如可易及至肅如嚴
君可謂君子矣淵以其忠篤故臨終委以要任丁丑
淵召太宰歡樂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己卯淵卒太
子和即位和性猜忌無恩宗正呼延攸翼之子也淵
以其無才行終身不遷官侍中劉秉素惡楚王聰衛
尉西昌王銳耻不預顧命乃相與謀說和曰先帝不
惟輕重之勢使三王總彊兵於內大司馬擁十萬衆

屯於近郊陛下便爲寄坐耳宜早爲之計和攸之甥也深信之辛巳夜召安昌王盛安邑王欽等告之盛曰先帝梓宮在殯四王未有逆節一旦自相魚肉天下謂陛下何且大業甫爾陛下勿信讒夫之言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攸銳怒之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領軍是何言乎命左右刃之盛旣死欽懼曰惟陛下命壬午銳帥馬景攻楚王聰于單于臺攸帥永安王安國攻齊王裕于司徒府乘帥安邑王欽攻魯王隆使尚書田密武衛將軍劉璿攻北海王義密璿挾義斬關歸於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

知聰有備馳還與攸乘共攻隆裕攸乘疑安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斬裕癸未斬隆甲申聰攻西明門克之銳等走入南宮前鋒隨之乙酉殺和於光極西室收銳攸乘梟首通衢群臣請聰即帝位聰以北海王義單后之子也以位讓之義涕泣固請聰久而許之曰義及羣公正以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家國之事孤何敢辭俟義年長當以大業歸之遂即位大赦改元光興尊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曰帝太后以義爲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爲皇后呼延氏淵后之從父妹也封其子粲爲河內王

易為河間王翼為彭城王悝為高平王仍以粲為撫
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石勒為并州刺史封
汲郡公大略陽臨渭氏會蒲洪驍勇多權略羣氏畏
服之漢主聰遣使拜洪平遠將軍洪不受自稱護氏
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尚九月辛未葬漢主淵于永
光陵謚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雍州流民多在南
陽詔書遣還鄉里流民以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征南
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弢各遣兵送之促期令發京
兆王如遂潛結壯士夜襲二軍破之於是馮翊嚴巖
京兆疾脫各聚眾攻城鎮殺令長以應之未幾眾至

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稱藩于漢 冬
十月漢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及王彌帥眾四萬寇洛
陽石勒帥騎二萬會粲于大陽敗監軍裴邈于澠池
遂長驅入洛川粲出轅轅掠梁陳汝潁間勒出成臯
關壬寅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為讚所敗退屯文
石津 劉琨自將討劉虎及白部遣使卑辭厚禮說
鮮卑拓跋猗盧以請兵猗盧使其弟弗之子鬱律帥
騎二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屠其營琨與猗盧結為
兄弟表猗盧為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為代公時代郡
屬幽州王浚不許遣兵擊猗盧猗盧拒破之浚由是

與現有隙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鴈門從琨求陜北之地琨不能制且欲倚之為援乃徙樓煩馬邑陰館繁峙崞五縣民於陜南以其地與猗盧由是猗盧益盛琨遣使言於太傅越請出兵共討劉聰石勒越忘苟晞及豫州刺史馮嵩恐為後患不許琨乃謝猗盧之兵遣歸國劉虎收餘衆西度河居朔方肆盧川漢主聰以虎宗室封樓煩公 壬子以劉琨為平北大將軍王浚為司空進鮮卑段務勿塵為大單于 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

者曰為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既而卒無至者征南將軍山簡遣督護王萬將兵入援軍于涅陽為王如所敗如遂大掠沔漢進逼襄陽簡嬰城自守荊州刺史王澄自將欲援京師至沔口聞簡敗衆散而還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為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山簡為嚴巖所逼自襄陽徙屯夏口 石勒引兵濟河將趣南陽王如疾脫嚴巖等聞之遣衆一萬屯襄城以拒勒勒擊之盡俘其衆進屯宛北是時疾脫據宛王如據穰如素與脫不協遣使重賂勒結為兄弟說勒使攻脫勒攻宛克之嚴巖引

通鑑卷之七
兵救宛不及而降勒斬脫囚疑送于平陽盡并其衆
遂南寇襄陽攻拔江西壘壁三十餘所還趣襄城王
如遣弟瑠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 太傅越既
殺王延等大失衆望又以胡寇益盛內不自安乃戎
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交豫帝曰今胡虜侵逼郊
畿人無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
本對曰臣出幸而破賊則國威可振猶愈於坐待困
窮也十一月甲戌越帥甲士四萬向許昌留妃裴氏
世子毗及龍驤將軍李暉右衛將軍何倫守衛京師
防察宮省以潘滔爲河南尹總留事越表以行臺自

隨用太尉行爲軍司朝賢素望悉爲佐吏名將勦平
咸入其府於是宮省無復守衛荒饑日甚殿內死人
交橫盜賊公行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越東屯項以
馮嵩爲左司馬自領豫州牧竟陵王楙白帝遣兵襲
何倫不克帝委罪於楙楙逃竄得免 揚州都督周
馥以洛陽孤危上書請遷都壽春太傅越以馥不先
白已而直上書大怒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肯
行令碩帥兵先進碩詐稱受越密旨襲馥爲馥所敗
退保東城 詔加張軌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
光祿大夫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以京師飢匱軌

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氈布三萬匹 成太傅驤
攻譙登於涪城羅尚子宇及參佐素惡登不給其糧
益州刺史皮素怒欲治其罪十二月素至巴郡羅宇
等使人夜殺素建平都尉暴重殺宇巴郡亂驤知登
食盡援絕攻涪愈急士民皆熏鼠食之餓死甚衆無
一人離叛者驤子壽先在登所登乃歸之三府官屬
表巴東監軍南陽韓松爲益州刺史治巴東 初帝
以王彌石勒侵逼京畿詔苟晞督帥州郡討之會曹
嶷破琅邪北收齊地兵勢甚盛苟純閉城自守晞還
救青州與嶷連戰破之 是歲寧州刺史王遜到官

表李釗爲朱提太守時寧州外逼於成內有夷寇城
邑丘墟遜惡衣菜食招集離散勞徠不倦數年之間
州境復安誅豪右不奉灑者十餘家以五苓夷昔爲
亂首擊滅之內外震服 漢主聰自以越次而立忌
其嫡兄恭因恭寢穴其壁間刺而殺之 漢太后單
氏卒漢主聰尊母張氏爲皇太后單氏年少美色聰
烝焉太弟義屢以爲言單氏慙恚而死義寵由是漸
衰然以單氏故尚未之廢也呼延后言於聰曰父死
子繼古今常道陛下承高祖之業太弟何爲者哉陛
下百年後粲兄弟必無種矣聰曰然吾當徐思之呼

延氏曰事留變生太弟見粲兄弟浸長必有不安之志萬一有小人交構其間未必不禍發于今日也聰心然之義舅光祿大夫單沖泣謂義曰踈不問親主上有意於河內王矣殿下何不避之義曰河瑞之末主上自惟嫡庶之分以大位讓義義以主上齒長故相推奉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終弟及何爲不可粲兄弟旣壯猶今日也且子弟之間親踈詎幾主上寧可有此意乎

五年春正月壬申苟晞爲曹嶷所敗棄城奔高平

石勒謀保據江漢參軍都尉張賓以爲不可會軍中饑疫死者太半乃渡沔寇江夏癸酉拔之 乙亥成

太傅驤拔涪城獲譙登太保始拔巴西殺文石於是成主雄大赦改元王衡譙登至成都雄欲宥之登詞氣不屈雄殺之 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間數爲土民所侵苦蜀人李驤聚衆拒樂鄉反南平太守應詹與醴陵令杜弼共擊破之王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驤驤請降澄僞許而襲殺之以其妻子爲賞沈八千餘人於江流民益怨忿蜀人杜疇等復反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言於刺史苟眺曰巴蜀流民皆欲反眺信之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

俱反以杜弢州里重望共推為主弢自稱梁益二州
牧領湘州刺史 裴頌求救於琅邪王睿睿使揚威
將軍甘卓等攻周馥於壽春馥衆潰奔項豫州都督
新蔡王確執之馥憂憤而卒確騰之子也 楊州刺

史劉陶卒琅邪王睿復以安東軍諮祭酒王敦爲揚
州刺史尋加都督征討諸軍事 庚辰平原王幹薨

二月石勒攻新蔡殺新蔡莊王確於南頓進拔許

昌殺平東將軍王康 氏苻成隗文復叛自宜都趣

巴東建平都尉暴重討之重因殺韓松自領三府事

東海孝獻王越旣與苟晞有隙河南尹潘滔尚書

劉望等復從而譖之晞怒表求滔等首陽言司馬元
超爲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
之乃移檄諸州自稱功伐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
多違詔命所留將士何倫等抄掠公卿逼辱公主密
賜晞手詔使討之晞數與帝文書往來越疑之使遊
騎於成臯間伺之果獲晞使及詔書乃下檄罪狀晞
以從事中郎楊瑁爲兖州刺史使與徐州刺史裴盾
共討晞晞遣騎收潘滔滔夜遁得免執尚書劉曾侍
中程延斬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三月丙子
薨于項秘不發喪衆共推衍爲元帥衍不敢當以讓

襄陽王範範亦不受範瑋之子也於是衍等相與奉越喪還葬東海何倫李暉等聞越薨奉裴妃及世子毗自洛陽東走城中士民爭隨之帝追貶越爲縣王以苟晞爲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益州將吏共殺暴重表巴郡太守張羅行三府事羅與隗文等戰死文等驅掠吏民西降於成三太守初梁州刺史張光會諸郡守於魏興共謀進取張燕唱言漢中荒敗迫近大賊克復之事當俟英雄光以燕受鄧定賂致失漢中今復沮衆呵出斬之

治兵進戰累年乃得至漢中綏撫荒殘百姓悅服夏四月石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苦縣甯平城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衍襄陽王範任城王濟武陵莊王澹西河王喜梁懷王禧齊王超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敳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

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
何復紛紜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
人當可存乎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爲吾用勒曰
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濟宣帝弟
子景王陵之子禧澹之子也剖越柩焚其尸曰亂天
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何
倫等至洧倉遇勒戰敗東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
王皆沒於勒何倫奔下邳李暉奔廣宗裴妃爲人所
掠賣久之渡江初琅邪王睿之鎮建業裴妃意也故
睿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冲繼越後 漢趙固王桑

攻裴盾殺之

杜弢攻長沙五月荀眺棄城奔廣州

弢追擒之於是弢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殺二千石長
吏甚衆 以太子太傅傅祗爲司徒尚書令荀藩爲

司空加王浚大司馬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南
陽王模爲大尉大都督張軌爲車騎大將軍琅邪王
睿爲鎮東大將軍兼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初
太傅越以南陽王模不能綏撫關中表徵爲司空將
軍淳于定說模便不就徵模從之表遣世子保爲平
西中郎將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拒之模使帳下都
尉陳安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賈疋納之 苟晞表請

遷都倉垣使從事中郎劉會將船數千艘宿衛五百人穀千斛迎帝帝將從之公卿猶豫左右戀資財遂不果行既而洛陽饑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帝召公卿議將行而衛從不備帝撫手歎曰如何曾無車輿乃使傅祗出詣河陰治舟楫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爲盜所掠不得進而還度支校尉東郡魏浚帥流民數百家保河陰之峽石時劫掠得穀麥獻之帝以爲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北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二萬餘人始安王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癸未先至洛陽甲申攻平昌門丙戌克之遂焚東陽門及諸府寺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繼不至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盡焚之庚寅荀藩及弟光祿大夫組奔轅轅辛卯王彌至宣陽門壬辰始安王曜至西明門丁酉王彌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幽於端門曜自西明門入屯武庫戊戌曜殺太子詮吳孝王晏竟陵王楙右僕射曹馥尚書閻丘冲河南尹劉默等士民死者二萬餘人遂發掘諸陵

焚宮廟官府皆盡曜納惠帝羊皇后遷帝及六璽於平陽石勒引兵出轅轅屯許昌光祿大夫劉蕃尚書盧志奔并州丁未漢主聰大赦改元嘉平以帝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以侍中庾珉王雋爲光祿大夫珉敬之兄也初始安王曜以王彌不待已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脩營宜白主上自平陽徙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不用彌策而焚之彌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邪遂與曜有隙引兵東屯項關前司隸校尉劉暉說彌今九州樂沸羣雄競逐將軍於漢建不

世之功又與始安王相失將何以自容不如東據本州徐觀天下之勢上可以混壹四海下不失鼎峙之業策之上者也彌心然之司徒傅祗建行臺於河陰司空荀藩在陽城河南尹華薈在成臯汝陰太守平陽李矩爲之立屋輸穀以給之薈歆之曾孫也藩與弟組族子中護軍崧薈與弟中領軍恒建行臺於密傳檄四方推琅邪王睿爲盟主藩承制以崧爲襄城太守矩爲滎陽太守前冠軍將軍河南褚斐爲梁國內史揚威將軍魏浚屯洛北石梁塢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浚詣荀藩諮謀軍事藩邀李矩同會矩夜

通鑑卷八十七
赴之矩官屬皆曰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何所疑乎遂往相與結歡而去浚族子該聚衆據一泉塢藩以爲武威將軍豫章王端太子詮之弟也東奔倉垣荀晞卽羣官奉以爲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自倉垣徙屯蒙城撫軍將軍秦王業吳孝王之子荀藩之甥也年十二南奔密藩等奉之南趨許昌前豫州刺史天水閻鼎聚西州流民數千人於密欲還鄉里荀藩以鼎有才而擁衆用鼎爲豫州刺史以中書令李紱司徒左長史彭城劉疇鎮軍長史周顛司馬李述

等爲之參佐顛浚之子也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守勃海刁協爲軍諮祭酒前東海太守王承廣陵相卞壺爲從事中郎江寧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頽爲行參軍前太傅掾庾亮爲西曹掾承渾之弟子恢靚之子亮衮之弟子也江州刺史華軼歆之曾孫也自以受朝廷之命而爲琅邪王睿所督多不受其教令郡縣多諫之軼曰吾欲見詔書耳及睿承荀藩檄承制署置官司改

易長吏軼與豫州刺史裴憲皆不從命睿遣揚州刺史王敦歷陽內史甘卓與揚烈將軍廬江周訪合兵擊軼軼兵敗奔安成訪追斬之及其五子裴憲奔幽州睿以甘卓為湘州刺史周訪為尋陽太守又以揚武將軍陶侃為武昌太守 秋七月王浚設壇告類立皇太子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封拜備置百官列署征鎮以荀藩為太尉琅邪王睿為大將軍浚自領尚書令以裴憲及其壻棗嵩為尚書以田徽為兗州刺史李暉為青州刺史 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染求馮翊太守不得而怒帥眾降漢漢主聰

以染為平西將軍八月聰遣染與安西將軍劉雅帥騎二萬攻模于長安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帥大眾繼之染敗模兵於潼關長驅至下邳涼州將北宮純自長安帥其眾降漢漢兵圍長安模遣淳于定出戰而敗模倉庫虛竭士卒離散遂降於漢趙染送模於河內王粲九月粲殺模關西饑饉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聰以始安王曜為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更封中山王鎮長安以王彌為大將軍封齊公 苟晞驕奢苛暴前遼西太守閻亨續之子也數諫晞晞殺之從事中郎明預有疾自輦入諫晞怒曰我殺閻亨

何關人事而輦病罵我預曰明公以禮待預故預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如遠近怒明公何桀爲天子猶以驕暴而亡況人臣乎願明公且置是怒思預之言晞不從由是衆心離怨加以疾疫饑饉石勒攻王讚於陽夏擒之遂襲蒙城執晞及豫章王端鎖晞頸以爲左司馬漢主聰拜勒幽州牧王彌與勒外相親而內相忌劉暉說彌使召曹嶷之兵以圖勒彌爲書使暉召嶷且邀勒共向青州暉至東阿勒游騎獲之勒潛殺暉而彌不知會彌將徐邈高梁輒引所部兵去彌兵漸衰彌聞勒擒苟晞心惡之以書賀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我必矣賓因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時勒方與乞活陳午相攻於蓬關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曰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王公授我矣陳午小豎不足憂王公人傑當早除之勒乃引兵擊瑞斬之彌大喜謂勒實親已不復疑也冬十月勒請彌燕子已吾彌將往長史張嵩諫不聽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表漢主聰稱彌叛逆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君之心然猶加勒鎮東

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以慰其心
苟晞王讚潛謀叛勒勒殺之并晞弟純勒引兵掠豫
州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陂初勒之爲人所掠賣也
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遣使并其從子虎送於
勒因遺勒書曰將軍用兵如神所向無敵所以周流
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者蓋
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故也成敗之數有似
呼吸吹之則寒噓之則溫今相授侍中車騎大將軍
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將軍其授之勒報書曰
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違節本朝吾自夷難爲

効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時虎年十七
殘忍無度爲軍中患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
人殺之聲名可惜不若自除之母曰快牛爲犢多能
破車汝小忍之及長便弓馬勇冠當時勒以爲征虜
將軍每屠城邑鮮有遺類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
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勒攻滎陽太守
李矩矩擊却之初南陽王模以從事中郎索綝爲
馮翊太守綝靖之子也模死綝與安夷護軍金城麴
允頻陽令梁肅俱奔安定時安定太守賈疋與諸氏
羌皆送任子於漢綝等遇之於陰密擁還臨涇與疋

通鑑卷之七
謀興復晉室疋從之乃共推疋爲平西將軍帥衆五
萬向長安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皆不降於
漢聞疋起兵與扶風太守梁綜帥衆十萬會之綜肅
之兄也漢河內王粲在新豐使其將劉雅趙深攻新
平不克索綝救新平大小百戰雅等敗退中山王曜
與疋等戰於黃丘曜衆大敗疋遂襲漢梁州刺史彭
蕩仲殺之麴特等擊破粲於新豐粲還平陽於是疋
等兵勢大振關西胡晉翕然響應閭鼎欲奉秦王業
入關據長安以號令四方河陰令傅暢祗之子也亦
以書勸之鼎遂行荀藩劉疇周顛李述等皆山東人

不欲西行中塗逃散鼎遣兵追之不及殺李緝等鼎
與業自宛趣武關遇盜於上洛士卒敗散收其餘衆
進至藍田使人告賈疋疋遣兵迎之十二月入于雍
城使梁綜將兵衛之周顛奔琅邪王睿睿以顛爲軍
諮祭酒前騎都尉譙國相彞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
謂顛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
以濟旣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顛曰向見管夷吾
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周顛中坐歎曰
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
變色曰當共勦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

通鑑卷八十七
邪衆皆收淚謝之陳頽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卹灋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 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琨遣子遵請兵於代公猗盧又遣族人高陽內史希合衆於中山幽州所統代郡上谷廣寧之民多歸之

衆至三萬王浚怒遣燕相胡矩督諸軍與遼西公段疾陸眷共攻希殺之驅略三郡士女而去疾六眷務勿塵之子也猗盧遣其子六脩將兵助琨戍新興琨牙門將邢延以碧石獻琨琨以與六脩六脩復就延求之不得執延妻子延怒以所部兵襲六脩六脩走延遂以新興附漢請兵以攻并州 李臻之死也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九津託爲臻報仇攻陷諸縣殺掠士民屢敗郡兵連年爲寇東夷校尉封釋不能討請與連和連津不從民失業歸慕容廆者甚衆廆稟給遣還願留者即撫存之廆少子鷹揚將軍翰言

於虜曰自古有爲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外以龐本爲名內實幸災爲亂封使君已誅本請和而寇暴不已中原離亂州師不振遼東荒散莫之救卹單于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霸王之基也虜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帥衆東擊連津以翰爲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衆得所掠民三千餘家及前歸虜者悉以付郡遼東賴以復存封釋疾病屬其孫弈於虜釋卒虜召弈與語說之曰竒士也補小都督釋子冀州主簿俊幽州參軍抽來奔喪虜見之曰此家拏拏千金犍也以道不通喪不得還皆留仕虜虜以抽爲長史俊爲參軍王浚以妻舅崔毖爲東夷校尉毖琰之曾孫也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八

晉紀十

起玄熙 涪灘盡 昭陽作噩 凡二年

孝懷皇帝下

永嘉六年春正月漢呼延后卒謚曰武元 漢鎮北

將軍靳冲平北將軍卜珣寇并州辛未圍晉陽 甲

戌漢主聰以司空王育尚書令任顓女為左右昭儀

中軍大將軍王彰中書監范隆左僕射馬景女皆為

夫人右僕射朱紀女為貴妃皆金印紫綬聰將納太

保劉殷女太弟義固諫聰以問太宰延年太傅景皆

曰太保自云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之何害聰

悅拜殷二女英娥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皆爲貴人位次貴妃於是六劉之寵傾後宮聰希復出外事皆中黃門奏決 故新野王歆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自號楚公寇掠荆土以歆南蠻司馬新野杜曾爲竟陵太守曾勇冠三軍能被甲游於水中 二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石勒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衆於壽春以鎮東長史紀瞻爲揚威將軍都督諸軍以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饑疫死者太半聞晉軍將至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請先送款於睿求

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將軍夔安請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怯邪孔萇等三十餘將請各將兵分道夜攻壽春斬吳將頭據其城食其粟要以今年破丹楊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疋顧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略妃士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柰何復相臣奉乎去年旣殺王彌不當來此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徙據之以經營河北河北旣定天下無處

將軍之右者矣晉之保壽春畏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何暇追襲吾後爲吾不利邪將軍宐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旣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責刁膺曰君旣相輔佐當共成大功奈何遽勸孤降此策應斬然素知君怯特相宥耳於是黜膺爲將軍擢賓爲右長史號曰右次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遇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爲紀瞻所敗瞻追奔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陳待之瞻不敢擊退還壽春 漢王聰封帝爲會稽郡公加儀同三

司聰從容謂帝曰卿昔爲豫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贈朕柘弓銀研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爲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遇之 代公猗盧遣兵救晉陽三月乙未漢兵敗走上珽之卒先奔斬冲擅收珽斬之聰大怒遣使持節斬冲 聰納其舅子輔漢將軍張寔二女徽光麗光爲貴人太后張

氏之意也。涼州王簿馬勛說張軌安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督護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西中郎將寔帥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璠帥胡騎二萬絡繹繼發。夏四月丙寅征南將軍山簡卒。漢主聰封其子敷爲渤海王驥爲濟南王鸞爲燕王鴻爲楚王勸爲齊王權爲秦王操爲魏王持爲趙王。聰以魚蟹不供斬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作溫明徽光二殿未成斬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觀漁於汾水昏夜不歸中軍大將軍王彰諫曰比觀陛下所爲臣實痛心疾首今愚民歸漢之志未專思晉之心猶盛劉琨咫尺刺客縱橫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改往脩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王夫人叩頭乞哀乃囚之太后張氏以聰刑罰過差三日不食太弟義單于粲輿櫬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而汝輩生來哭人太宰延年太保殷等公卿列侯百餘人皆免冠涕泣曰陛下功高德厚曠世少比往也唐虞今則陛下而頃來以小不供亟斬王公直言迂旨遽囚大將此臣等竊所未解故相與憂之志寢與食聰慨然曰朕昨大醉非其本心微公等言之朕不聞過各賜帛百匹使侍中

持節赦彰曰先帝賴君如左右手君著勲再世朕敢忘之此段之過希君蕩然君能盡懷憂國朕所望也今進君驃騎將軍定襄郡公後有不逮幸數匡之王彌旣死漢安北將軍趙固平北將軍王桑恐爲石勒所并欲引兵歸平陽軍中乏糧士卒相食乃自破碓津西渡攻掠河北郡縣劉琨以其兄子演爲魏郡太守鎮鄴固桑恐演邀之遣長史臨深爲質於琨琨以固爲雍州刺史桑爲豫州刺史 賈疋等圍長安數月漢中山王曜連戰皆敗驅掠士女八萬餘口奔于平陽秦王業自雍入于長安五月漢主聰貶曜爲

龍驤大將軍行大司馬聰使河內王粲攻傅祗於三渚右將軍劉參攻郭默於懷會祗病薨城陷粲遷祗子孫并其士民二萬餘戶于平陽 六月漢主聰欲立貴嬪劉英爲皇后張太后欲立貴人張徽光聰不得已許之英尋卒 漢大昌文獻公劉殷卒殷爲相不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羣臣議政事殷無所是非羣臣出殷獨留爲聰敷暢條理商榷事宜聰未嘗不從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爲優耳官至侍中

通鑑卷之六十八
五
太保錄尚書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乘輿入殿然殿
在公卿間常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
其富貴不失令名以壽考自終 漢主聰以河間王
易爲車騎將軍彭城王翼爲衛將軍並典兵宿衛高
平王攄爲征南將軍鎮離石濟南王驥爲征西將軍
築西平城以居之魏王操爲征東將軍鎮蒲子 趙
固王桑自懷求迎於漢漢主聰遣鎮遠將軍梁伏疵
將兵迎之未至長史臨深將軍牟穆帥衆一萬叛歸
劉演固隨疵而西桑引其衆東奔青州固遣兵追殺
之於曲梁桑將張鳳帥其餘衆歸演聰以固爲荊州
刺史領河南太守鎮洛陽 石勒自曷陂北行所過
皆堅壁清野虜掠無所獲軍中飢甚士卒相食至東
燕聞汲郡向冰聚衆數千壁枋頭勒將濟河恐冰邀
之張賓曰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宜遣輕兵間道襲
取以濟大軍大軍旣濟冰必可擒也秋七月勒使支
雄孔萇自文石津縛筏潛渡取其船勒引兵自棘津
濟河擊冰大破之盡得其資儲軍勢復振遂長驅至
鄴劉演保三臺以自固臨深牟穆等復帥其衆降於
勒諸將欲攻三臺張賓曰演雖弱衆猶數千三臺險
固攻之未易猝拔捨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

劉越石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濱不足顧也且天下
饑亂明公雖擁大兵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
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稟
平陽以圖幽并此霸王之業也邯鄲襄國形勝之地
請擇一而都之勒曰右侯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賓
復言於勒曰今吾居此彭祖越石所深忌也恐城塹
未固資儲未廣二寇交至宜亟收野穀且遣使至平
陽具陳鎮此之意勒從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壁
壘多降運其穀以輸襄國且表於漢主聰聰以勒爲
都督冀幽并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進封上黨公

劉琨移檄州郡期以十月會平陽擊漢琨素奢豪喜
聲色河南徐潤以音律得幸於琨琨以爲晉陽令潤
驕恣干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數以爲言且勸琨殺之
琨不從潤譖盛於琨琨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
御豪傑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已禍必及我盛子泥奔
漢具言虛實漢主聰大喜遣河內王粲中山王曜將
兵寇并州以令狐泥爲鄉導琨聞之東出收兵於常
山及中山使其將郝詵張喬將兵拒粲且遣使求救
於代公猗盧詵喬俱敗死粲曜乘虛襲晉陽太原太
守高喬并州別駕郝聿以晉陽降漢八月庚戌琨還

救晉陽不及帥左右數十騎奔常山辛亥粲曜入晉陽壬子令狐泥殺琨父母粲曜送尚書盧志侍中許遐太子右衛率崔瑋于平陽聰復以曜為車騎大將軍以前將軍劉豐為并州刺史鎮晉陽九月聰以盧志為太弟太師崔瑋為太傅許遐為太保高喬令狐泥皆為武衛將軍 已卯漢衛尉梁芬奔長安 辛巳賈疋等奉秦王業為皇太子建行臺於長安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大赦以閻鼎為太子詹事摠攝百揆加賈疋征西大將軍以秦州刺史南陽王保為大司馬命司空荀蕃督攝遠近光祿大夫荀組領司隸

校尉行豫州刺史與蕃共保開封 秦州刺史裴苞據險以拒涼州兵張寔宋配等擊破之苞奔柔凶塢 冬十月漢主聰封其子恒為代王逞為吳王朗為穎川王臯為零陵王旭為丹楊王京為蜀王坦為九江王晃為臨川王以王育為太保王彰為太尉任顓為司徒馬景為司空朱紀為尚書令范隆為左僕射呼延晏為右僕射 代公猗盧遣其子六脩及兄子普根將軍衛雄范班箕澹帥眾數萬為前鋒以攻晉陽猗盧自帥眾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數千為之鄉導六脩與漢中山王曜戰於汾東曜兵敗墜馬中

七創討虜將軍傳虎以馬授曜曜不受曰卿當乘以
自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虎泣曰虎蒙大王識拔至
此常思效命今其時矣且漢室初基天下可無虎不
可無大王也乃扶曜上馬驅令渡汾自還戰死曜入
晉陽夜與大將軍粲鎮北大將軍豐掠晉陽之民踰
蒙山而歸十一月猗盧追之戰於藍谷漢兵大敗擒
劉豐斬邢延等三千餘級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
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爲之赤劉琨自營門步入拜謝
固請進軍猗盧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相
愧今卿已復州境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

未可滅也遺琨馬牛羊各千餘疋車百乘而還留其
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徙居陽曲招集亡敗盧謀
爲劉粲參軍亡歸琨漢人殺其父志及弟謚誥贈傳
虎幽州刺史 十一月漢主聰立皇后張氏以其父
寔爲左光祿大夫 彭仲蕩之子天護帥群胡攻賈
疋天護陽不勝而走疋追之夜墜澗中天護執而殺
之漢以天護爲涼州刺史叡推始平太守麴允領雍
州刺史閻鼎與京兆太守梁綜爭權鼎遂殺綜麴允
與撫夷護軍索綝馮翊太守梁肅合兵攻鼎鼎出奔
雍爲氏竇首所殺 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據苑

通鑑卷之九十一
鄉受王浚假署石勒遣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
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遼西公段疾陸眷疾
陸眷弟匹磾文鴛從弟末柸部衆五萬攻勒於襄國
疾陸眷屯于渚陽勒遣諸將出戰皆爲疾陸眷所敗
疾陸眷大造攻具將攻城勒衆甚懼勒召將佐謀之
曰今城塹未固糧儲不多彼衆我寡外無救援吾欲
悉衆與之決戰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以疲敵待
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之種段氏最爲勇悍
而未柸尤甚其銳卒皆在末柸所今聞疾陸眷刻日
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鬪連日謂我孤弱不敢出戰

意必懈惰宐且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爲突門二十
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彼
必震駭不暇爲計破之必矣末柸敗則其餘不攻而
潰矣勒從之密爲突門旣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
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自突
門出擊之城上鼓譟以助其勢萇攻末柸帳不能克
而退末柸逐之入其壘門爲勒衆所獲疾陸眷等軍
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
疾陸眷收其餘衆還屯渚陽勒質末柸遣使求和於
疾陸眷疾陸眷許之文鴛諫曰今以末柸一人之故

而縱垂亡之虜得無為王彭祖所怨招後患乎疾陸
眷不從復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末杯三弟為質而
請末杯諸將皆勸勒殺末杯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
與我素無仇讎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
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為浚用矣乃厚以
金帛報之遣石虎與疾陸眷盟于渚陽結為兄弟疾
陸眷引歸王昌等不能獨留亦引兵還薊勒召末杯
與之燕飲誓為父子也追還遼西末杯在塗日南嚮而
拜者三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之勢遂衰游綸張
豺請降於勒勒攻信都殺冀州刺史王象浚復以邵

舉行冀州刺史保信都

是歲大疫

王澄少與兄

衍名冠海內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
以此處世難得其死及在荊州悅成都內史王機謂
為已亞使之內綜心膂外為爪牙澄屢為杜弢所敗
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
酒博弈由是上下離心南平太守應詹屢諫不聽澄
自出軍擊杜弢軍于作塘故山簡參軍王冲擁眾迎
應詹為刺史詹以冲無賴棄之還南平冲乃自稱刺
史澄懼使其將杜蕤守江陵徙治孱陵尋又奔沓中
別駕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然一州人心所

繫今西收華容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遽爲
奔亡乎澄不從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爲萬里紀綱不
能匡正令使君奔亡誠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琅邪
王睿聞之召澄爲軍諮祭酒以軍諮祭酒周顛代之
澄乃赴召顛始至州建平流民傳密等叛迎杜弼弼
別將王真襲沔陽顛狼狽失據征討都督王敦遣武
昌太守陶侃尋陽太守周訪歷陽內史甘卓共擊弼
敦進屯豫章爲諸軍繼援王澄過詣敦自以名聲素
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杜弼通信遣壯
士搃殺之王機聞澄死懼禍以其父毅兄矩皆嘗爲

廣州刺史就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將溫邵等叛
刺史郭訥迎機爲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
廣州訥遣兵拒之將士皆機父兄時部曲不戰迎降
訥乃避位以州授之 王如軍中飢乏官軍討之其
黨多降如計窮遂降於王敦 鎮東軍司顧榮前太
子洗馬衛玠皆卒玠瓘之孫也美風神善清談常以
爲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
不見喜愠之色江陽太守張啓殺行益州刺史王異
而代之啓翼之孫也尋病卒三府文武共表涪陵大
守向沈行西夷校尉南保涪陵 南安赤亭羌姚弋

仲東徙榆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羌校尉
雍州刺史扶風公

孝愍皇帝上

建興元年春正月丁丑朔漢主聰宴群臣於光極殿
使懷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雋等不勝悲憤因號哭
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二月丁未聰
殺珉雋等故晉臣十餘人懷帝亦遇害大赦復以會
稽劉夫人爲貴人 荀崧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
猷若遇承平足爲宇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
海專政故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矣 乙亥漢

太后張氏卒謚曰光獻張后不勝哀丁丑亦卒謚曰
武孝 己卯漢定襄忠穆公王彰卒 三月漢主聰
立貴嬪劉娥爲皇后爲之起鷄儀殿廷尉陳元達切
諫以爲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兆民之命
窮一人之欲也晉氏失德大漢受之蒼生引領庶幾
息肩是以光文皇帝身衣大布居無重茵后妃不衣
錦綺乘輿馬不食粟愛民故也陛下踐阼以來已作
殿觀四十餘所加之軍旅數興餽運不息饑饉疾疫
死亡相繼而益思營繕豈爲民父母之意乎今有晉
遺類西據關中南擅江表李雄奄有巴蜀王浚劉琨

通鑑卷八十六
三
窺窬肘腋石勒曹嶷貢稟漸踈陛下釋此不憂乃更
爲中宮作殿豈目前之所急乎昔太宗居治安之世
粟帛流行猶愛白金之費息露臺之役陛下承荒亂
之餘所有之地不過太宗之二郡戰守之備非特匈
奴南越而已而宮室之侈乃至於此臣所以不敢不
冒死而言也聰大怒曰朕爲天子營一殿何闕汝鼠
子乎乃敢妄言沮衆不殺此鼠子朕殿不成命左右
曳出斬之并其妻子同梟首東市使群鼠共穴時聰
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署而入即以鎖鎖堂下
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朱雲有言

臣得與龍逢比干遊足矣左右曳之不能動大司徒
任顓光祿大夫朱紀范隆驃騎大將軍河間王易等
叩頭出血曰元達爲先帝所知受命之初即引置門
下盡忠竭慮知無不言臣等竊祿偷安每見之未嘗
不發愧今所言雖狂直願陛下容之因諫諍而斬列
卿其如後世何聰默然劉后聞之密敕左右停刑手
䟽上言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壹宜愛民力
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陛下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
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
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爲妾營殿而殺諫

通鑑卷之八
臣使忠良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阽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於妾妾何以當之妾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出婦人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自爲之使後世視妾猶妾之視昔人也妾誠無面目復奉巾櫛願賜死此堂以塞陛下之過聰覽之變色任顓等叩頭流涕不已聰徐曰朕比年已來微得風疾喜怒過差不復自制元達忠臣也朕未之察諸公乃能破首明之誠得輔弼之義也朕愧戢于心何敢忘之命顓等冠履就坐引元達上以劉氏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賜顓

等穀帛各有差更命逍遙園曰納賢園李中堂曰愧賢堂聰謂元達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西夷校尉向沈卒衆推汶山太守蘭維爲西夷校尉維帥吏民北出欲向巴東成將李恭費黑邀擊獲之夏四月丙午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因加元服壬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以衛將軍梁芬爲司徒雍州刺史麴允爲尚書左僕射錄尚書事京兆太守索綝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京兆尹是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唯桑版署號而已尋以索綝爲衛將軍領太尉軍

通鑑卷八十一
國之事悉以委之 漢中山王曜司隸校尉喬智明
寇長安平西將軍趙染帥衆赴之詔麴允屯黃白城
以拒之 石勒使石虎攻鄴鄴潰劉演奔廩丘三臺
流民皆降於勒勒以桃豹爲魏郡太守以撫之久之
以石虎代豹鎮鄴初劉琨用陳留太守焦求爲兖州
刺史荀藩又用李述爲兖州刺史述欲攻求琨召求
還及鄴城失守琨復以劉演爲兖州刺史鎮廩丘前
中書侍郎郝鑿少以清節著名帥高平千餘家避亂
保嶧山琅邪王睿就用鑿爲兖州刺史鎮鄒山三人
各屯一郡兖州吏民莫知所從 琅邪王睿以前廬

江內史華譚爲軍諮祭酒譚嘗在壽春依周馥睿謂
譚曰周祖宣何故反譚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
之士馥見寇賊滋蔓欲移都以紓國難執政不悅興
兵討之馥死未踰時而洛都淪沒若謂之反不亦誣
乎睿曰馥位爲征鎮握彊兵召之不入危而不持亦
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
責非但馥也睿參佐多避事自逸錄事參軍陳頽言
於睿曰洛中承平之時朝士以小心恭恪爲凡俗以
偃蹇倨肆爲優雅流風相染以至敗國今僚屬皆承
西臺餘弊養望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尋之

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睿不從三王之誅趙王倫也制已亥格以賞功自是循而用之頽上言昔趙王篡逆惠皇失位三王起兵討之故厚賞以懷嚮義之心今功無大小皆以格斷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僕隸之門非所以重名器正紀綱也請一切停之頽出於寒微數爲正論府中多惡之出頽爲譙郡太守 吳興太守周玘宗族彊盛琅邪王睿頗疑憚之睿左右用事者多中州亡官失守之士駕御吳人吳人頗怨玘自以失職又爲刁協所輕恥恚愈甚乃陰與其黨謀誅執政以諸南士代之事世玘憂憤而卒將死謂其子勰曰殺我者諸儉子也能復之乃吾子也 石勒攻李暉於上白斬之王浚復以薄盛爲青州刺史 王浚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段疾陸眷欲與之共擊石勒疾陸眷不至浚怒以重幣賂拓拔猗盧并檄慕容廆等共討疾陸眷猗盧右賢王六脩將兵會之爲疾陸眷所敗廆遣慕容翰攻段氏取徒河新城至陽樂聞六脩敗而還翰因留鎮徒河壁青山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比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政灋不立士民往往復去之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唯慕容廆政事脩明愛重人物

故士民多歸之。虜舉其英俊，隨才授任。以河東裴嶷北平陽、耽廬江黃泓代郡魯昌爲謀主，廣平游邃、北海逢羨、北平西方虔、西河宋奭及封抽、裴開爲股肱。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弟真、蘭陵繆愷、昌黎劉斌及封弈、封裕、典、機、要、裕、抽之子也。裴嶷清方有幹略，爲昌黎太守。兄武爲玄菟太守，武卒嶷與武子開以其喪歸，過虜，虜敬禮之。及去，厚加資送行。及遼西道不通，嶷欲還就虜，開曰：「鄉里在南，奈何北行？且等爲流寓，段氏疆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嶷曰：「中國喪亂，今往就之，是相帥而入虎口也。且道遠，何由可達？若俟其清通，又非歲月可冀。今欲求託足之地，豈可不慎擇其人？」汝觀諸段，豈有遠略且能待國士乎？慕容公修仁行義有霸王之志，加以國豐民安，今往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開乃從之。旣至虜，大喜。陽耽清直沈敏，爲遼西太守。慕容翰破段氏於陽樂，獲之虜，禮而用之。游邃逢羨宋奭皆嘗爲昌黎太守，與黃泓俱避地於薊。後歸虜，王浚屢以手書召邃，兄暢暢欲赴之。邃曰：「彭祖刑政不修，華戎離叛，以邃度之，必不能久。兄且磐桓以俟之。」暢曰：「彭祖忍而多疑，頃者流民北來，命所在，追殺之。」

可達若俟其清通，又非歲月可冀。今欲求託足之地，豈可不慎擇其人？汝觀諸段，豈有遠略且能待國士乎？慕容公修仁行義有霸王之志，加以國豐民安，今往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開乃從之。旣至虜，大喜。陽耽清直沈敏，爲遼西太守。慕容翰破段氏於陽樂，獲之虜，禮而用之。游邃逢羨宋奭皆嘗爲昌黎太守，與黃泓俱避地於薊。後歸虜，王浚屢以手書召邃，兄暢暢欲赴之。邃曰：「彭祖刑政不修，華戎離叛，以邃度之，必不能久。兄且磐桓以俟之。」暢曰：「彭祖忍而多疑，頃者流民北來，命所在，追殺之。」

今手書殷勤我稽留不往將累及卿且亂世宗族宜分以冀遺種遂從之卒與浚俱沒宋該與平原杜群劉翔先依王浚又依段氏皆以爲不足託帥諸流寓同歸於虜東夷校尉崔恣請皇甫岌爲長史岍辭說諭終莫能致虜招之岌與弟真即時俱至遼東張統據樂浪帶方二郡與高句麗王乙弗利相攻連年不解樂浪王遵說統帥其民千餘家歸虜爲之置樂浪郡以統爲太守遵參軍事 王如餘黨涪陵李運巴西王建等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梁州刺史張光遣參軍晉驍將兵拒之驍受運建賂勸光納其

降光從之使居成固既而邈見運建及其徒多珍寶欲盡取之復說光曰運建之徒不修農事專治器仗其意難測不如悉掩殺之不然必爲亂光又從之五月邈將兵攻運建殺之建婿楊虎收餘衆擊光屯于厄水光遣其子孟萇討之不能克 壬辰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南陽王保爲右丞相大都督督陝西諸軍事詔曰今當掃除鯨鯢奉迎梓宮令幽并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安帥秦涼梁雍之師三十萬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同赴大期克成元勳 漢中

山王曜屯蒲坂石勒使孔萇擊定陵殺田徽薄盛帥所部降勒山東郡縣相繼爲勒所取漢主聰以勒爲侍中征東大將軍烏桓亦叛王浚潛附於勒六月劉琨與代公猗盧會于陘北謀擊漢秋七月琨進據藍谷猗盧遣拓跋普根屯于北屈琨遣監軍韓據自西河而南將攻西平漢主聰遣大將軍粲等拒琨驃騎將軍易等拒普根蕩晉將軍蘭陽等助守西平琨等聞之引兵還聰使諸軍仍屯所在爲進取之計帝遣殿中都尉劉蜀詔左丞相睿以時進軍與乘輿會除中原八月癸亥蜀至建康睿辭以方平定江

東未暇北伐以鎮東長史刁協爲丞相左長史從事中郎彭城劉隗爲司直邵陵內史廣陵戴邈爲軍諮祭酒參軍丹陽張闔爲從事中郎尚書郎潁川鍾雅爲記室參軍譙國桓宣爲舍人豫章熊遠爲主簿會稽孔愉爲掾劉隗雅習文史善伺候睿意故睿特親愛之熊遠上書以爲軍興以來處事不用律令競作新意臨事立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灋每輒關諮非爲政之體也愚謂凡爲駁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

也睿以時方多事不能從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鷄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爲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旣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招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

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胡亢性猜忌殺其驍將數人杜曾懼潛引王冲之兵使攻亢亢悉精兵出拒之城中空虛曾因殺亢而并其衆 周顛屯潯水城爲杜弼所困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弼退保泠口侃曰弼必步向武昌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弼果來攻侃使朱伺逆擊大破之弼遁歸長沙周顛出潯水投王敦於豫章敦留之陶侃使參軍王貢告捷於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乃表侃爲荊州刺史屯沔江左丞相睿召周顛復以爲軍諮祭酒 初氏王楊

通鑑卷八十一
茂搜之子難敵遣養子販易於梁州私賣良人子一人張光鞭殺之難敵怨曰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之命仰我氏活氏有小罪不能貫也及光與楊虎相攻各求救於茂搜茂搜遣難敵救光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虎厚賂難敵且曰流民珍貨悉在光所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光與虎戰使張孟萇居前難敵繼後難敵與虎夾擊孟萇大破之孟萇及其弟援皆死光嬰城自守九月光憤激成疾僚屬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重任不能討賊今得死如登仙何謂退也聲絕而卒州人推其少子邁領州事

又與氏戰沒衆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領梁州荀藩薨於開封漢中山王曜趙染攻麴允于黃白城允累戰皆敗詔以索綝爲征東大將軍將兵助允王貢自王敦所還至竟陵矯陶侃之命以杜曾爲前鋒大都督擊王冲斬之悉降其衆侃召曾曾不至貢恐以矯命獲罪遂與曾反擊侃冬十月侃兵大敗僅以身免敦表侃以白衣領職侃復帥周訪等進擊杜弢大破之敦乃奏復侃官漢趙染謂中山王曜曰麴允帥大衆在外長安空虛可襲也曜使染帥精騎五千襲長安庚寅夜入外城帝奔射鴈樓染焚龍尾及

通鑑卷八十一
諸營殺掠千餘人辛卯旦退屯逍遙園壬辰將軍麴
鑿自阿城帥衆五千救長安癸巳滌引還鑿追之與
曜遇於零武鑿兵大敗 楊虎楊難敵急攻梁州胡
子序棄城走難敵自稱刺史 漢中山王曜恃勝而
不設備十一月麴允引兵襲之漢兵大敗殺其冠軍
將軍喬智明曜引歸平陽 王浚以其父字處道自
謂應當塗高之讖謀稱尊號前勃海太守劉亮北海
太守王搏司空掾高柔切諫浚皆殺之燕國霍原志
節清高屢辭徵辟浚以尊號事問之原不荅浚誣原
與羣盜通殺而梟其首於是士民駭怨而浚矜豪日

甚不親政事所任皆苛刻小人棗高朱碩貪橫尤甚
北州謠曰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入棗郎調發
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監護柳城盛
稱慕容廆能接納士民欲以諷浚浚怒殺之浚始者
唯恃鮮卑烏桓以爲疆旣而皆叛之加以蝗旱連年
兵勢益弱石勒欲襲之未知虛實將遣使覘之參佐
請用羊祜陸抗故事致書於浚勒以問張賓賓曰浚
名爲晉臣實欲廢晉自立但患四海英雄莫之從耳
其欲得將軍猶項羽之欲得韓信也將軍威振天下
今卑辭厚禮折節事之猶懼不信況爲羊陸之亢敵

乎夫謀人而使人覺其情難以得志矣勒曰善十二月勒遣舍人王子春董肇多齎珍寶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殿下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起兵誅討暴亂者正爲殿下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又遺棗嵩書厚賂之浚以段疾陸眷新叛士民多棄己去聞勒欲附之甚喜謂子春曰石公一時英傑據有趙魏乃欲稱藩於孤其可信乎子春曰

石將軍才力彊盛誠如聖旨但以殿下中州貴望威行夷夏自古胡人爲輔佐名臣則有矣未有爲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爲而讓於殿下顧以帝王自有歷數非智力之所取雖強取之必不爲天人之所與故也項羽雖強終爲漢有石將軍之比殿下猶陰精之與太陽是以遠鑒前事歸身殿下此乃石將軍之明識所以遠過於人也殿下又何怪乎浚大悅封子春肇皆爲列侯遣使報聘以厚幣酬之游綸兄統爲浚司馬鎮范陽遣使私附於勒勒斬其使以送浚浚雖不罪統益信勒爲忠誠無復疑矣是歲左

丞相睿遣世子紹鎮廣陵以丞相掾蔡謨爲參軍謨克之子也 漢中山王曜圍河南尹魏浚於石梁兗州刺史劉演河內太守郭默遣兵救之曜分兵逆戰於河北敗之浚夜走獲而殺之 代公猗盧城盛樂以爲北都治故平城爲南都又作新平城於灑水之陽使右賢王六脩鎮之統領南部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九

晉紀十一

起關逢關共盡柔兆困敦凡三年

孝愍皇帝下

建興二年春正月辛未有如日墮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西方而東行 丁丑大赦 有流星出牽牛入紫微光燭地墜于平陽北化爲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漢主聰惡之以問公卿陳元達以爲女寵太盛亡國之徵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聰后劉氏賢明聰所爲不道劉氏每規正之己丑劉氏卒謚曰武宣自是嬖寵競進後宮無序矣 聰置丞相等七公

又置輔漢等十六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爲之
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單
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萬落置一都尉左右選
曹尚書並典選舉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亞僕射以
其子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晉王江都
王延年錄尚書六條事汝陰王景爲太師王育爲太
傅任顛爲太保馬景爲大司徒朱紀爲大司空中山
王曜爲大司馬 壬辰王子春等及王浚使者至襄
國石勒匿其勁卒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北面拜使
者而受書浚遺勒麀尾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
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
肇奉表于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亦
脩牋于棗嵩求并州牧廣平公勒問浚之政事於王
子春子春曰幽州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
不能賑贍刑政苛酷賦役殷煩忠賢內離夷狄外叛
人皆知其將亡而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心方更置立
臺閣布列百官自謂漢高魏武不足比也勒撫几笑
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者還薊具言石勒形執寡
弱款誠無二浚大悅益驕怠不復設備 楊虎掠漢
中吏民以奔成梁州人張咸等起兵逐楊難敵難敵

去咸以其地歸成於是漢嘉涪陵漢中之地皆爲成
有成主雄以李鳳爲梁州刺史任回爲寧州刺史李
恭爲荊州刺史雄虛已好賢隨才授任命大傳驥養
民於內李鳳等招懷於外刑政寬簡獄無滯囚興學
校置史官其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
半之戶調絹不過數文綿數兩事少役希民多富實
新附者皆給復除是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
屢熟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漢嘉夷王冲歸朱提
審炤建寧爨曷皆歸之巴郡嘗告急云有晉兵雄曰
吾常憂琅邪微弱遂爲石勒所滅以爲耿耿不圖乃

能舉兵使人欣然然雄朝無儀品爵位濫溢吏無祿
秩取給於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此其所短也 二
月壬寅以張軌爲太尉涼州牧封西平郡公王浚爲
大司馬都督幽冀諸軍事荀組爲司空領尚書左僕
射兼司隸校尉行留臺事劉琨爲大將軍都督并州
諸軍事朝廷以張軌老病拜其子寔爲副刺史 石
勒纂嚴將襲王浚而猶豫未發張賓曰夫襲人者當
出其不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豈非畏劉琨及鮮卑
烏桓爲吾後患乎勒曰然爲之柰何賓曰彼三方智
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

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
藉使彼雖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且劉琨王
浚雖同名晉臣實爲仇敵若脩牋于琨送質請和琨
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
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吾復
何疑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
范陽恐泄軍謀故也遣使奉牋送質于劉琨自陳罪
惡請討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稱已與猗盧方
議討勒勒走伏無地求拔幽都以贖罪今便當遣六
脩南襲平陽除僭僞之逆類降知死之逋羯順天副

民翼奉皇家斯乃曩年積誠靈祐之所致也三月勒
軍達易水王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勒兵拒之游
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
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衆不敢
復言浚設饗以待之壬申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猶
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
巷浚始懼或坐或起勒旣入城縱兵大掠浚左右請
禦之浚猶不許勒升其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
之勒召浚妻與之並坐執浚立於前浚罵曰胡奴調
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彊兵坐觀

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爲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姦貪殘虐百姓賊害忠良毒徧燕土此誰之罪也使其將王洛生以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浚自投于水東而出之斬于襄國市勒殺浚麾下精兵萬人浚將佐等爭詣軍門謝罪饋賂交錯前尚書裴憲從事中郎荀綽獨不至勒召而讓之曰王浚暴虐孤討而誅之諸人皆來慶謝二君獨與之同惡將何以逃其戮乎對曰憲等世仕晉朝荷其榮祿浚雖凶麤猶是晉之藩臣故憲等從之不敢有貳明公苟不脩德義專事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又何逃乎請就死不

拜而出勒召而謝之待以客禮綽勗之孫也勒數朱碩棗高等以納賄亂政爲幽州患責游統以不忠所事皆斬之籍浚將佐親戚家貲皆至巨萬惟裴憲荀綽止有書百餘表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憲爲從事中郎綽爲參軍分遣流民各還鄉里勒停勦二日焚浚宮殿以故尚書燕國劉翰行幽州刺史戍勦置守宰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遣使奉王浚首獻捷于漢漢以勒爲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東單于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劉琨請兵於拓跋

猗盧以擊漢會猗盧所部雜胡萬餘家謀應石勒猗
盧悉誅之不果赴琨約琨知石勒無降意乃大懼上
表曰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惟臣勒據
襄國與臣隔山朝發夕至城塢駭懼雖懷忠憤力不
從願耳劉翰不欲從石勒乃歸段匹磾匹磾遂據薊
城王浚從事中郎陽裕統之兄子也逃犇令支依段
疾陸眷會稽朱左車魯國孔纂泰山胡毋翼自薊逃
奔昌黎依慕容廆是時中國流民歸廆者數萬家廆
以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
丘郡并州人爲唐國郡 初王浚以邵續爲樂陵太

守也厭次浚敗續附於石勒勒以續子又爲督護浚
所署勃海太守東萊劉胤棄郡依續謂續曰凡立大
功必仗大義君晉之忠臣柰何從賊以自汙乎會段
匹磾以書邀續同歸左丞相睿續從之其人皆曰今
棄勒歸匹磾其如又何續泣曰我豈得顧子而爲叛
臣哉殺異議者數人勒聞之殺又續遣劉胤使江東
睿以胤爲參軍以續爲平原太守石勒遣兵圍續匹
磾使其弟文鴛救之勒引去 襄國大饑穀二升直
銀一斤肉一斤直銀一兩 杜弢將王真襲陶侃於
林障侃犇瀟中周訪救侃擊弢兵破之 夏五月西

平武穆公張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己丑軌薨長史張璽等表世子寔攝父位 漢中山王曜趙染寇長安六月曜屯渭汭染屯新豐索綝將兵出拒之染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晉之君臣自知強弱不敵將致死於我不可輕也染曰以司馬模之彊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能汗吾馬蹄刀刃邪晨帥輕騎數百逆之曰要當獲綝而後食綝與戰于城西染兵敗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此何面目見之先命斬徽徽曰將軍愚愎以取敗乃復忌前害勝誅忠良以逞忿猶有天地將軍其得死於枕席乎詔加索綝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錄尚書承制行事曜染復與將軍殷凱帥衆數萬向長安麴允逆戰於馮翊允敗收兵夜襲凱營凱敗死曜乃還攻河內太守郭默于懷列三屯圍之默食盡送妻子爲質請糴於曜糴畢復嬰城固守曜怒沈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欲投李矩於新鄭矩使其甥郭誦迎之兵少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帥鮮卑五百餘騎詣長安道阻不通還過矩營矩說肇使擊漢兵漢兵望見鮮卑不戰而走默遂率衆歸矩漢主聰召曜還屯蒲坂 秋趙染攻北地麴允拒之

染中弩而死

石勒始命州郡閱實戶口戶出帛二

匹穀二斛

冬十月以張寔爲都督涼州諸軍事涼

州刺史西平公

十一月漢主聰以晉王粲爲相國

大單于摠百揆粲少有俊才自爲宰相驕奢專恣遠

賢親佞嚴刻懷諫國人始惡之

周勰以其父遺言

因吳人之怨謀作亂使吳興功曹徐叟矯稱叔父丞

相從事中郎札之命收合徒衆以討士導刁協豪傑

翕然附之孫皓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

三年春正月徐叟殺吳興太守袁瑋有衆數千欲奉

周札爲主札聞之大驚以告義興太守孔侃勰知札

意不同不敢發叟黨懼攻叟殺之孫弼亦死札子續

亦聚衆應叟左丞相睿議發兵討之王導曰今少發

兵則不足以平寇多發兵則根本空虛續族弟黃門

侍郎廷忠果有謀請獨使廷往足以誅續睿從之廷

晝夜兼行至郡將入遇續於門謂續曰當與君共詣

孔府君有所論續不肯入廷牽逼與俱坐定廷謂孔

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續衣中常置刀即操刀逼

廷廷叱郡傳教吳曾格殺之廷因欲誅勰札不聽委

罪於從兄邵而誅之廷不歸家省母遂長驅而去母

狼狽追之睿以札爲吳興太守廷爲太子右衛率以

周氏吳之豪望故不窮治撫勳如舊詔平東將軍宋
哲屯華陰 成主雄立后任氏 二月丙子以琅邪
王睿爲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爲相
國荀組爲太尉領豫州牧劉琨爲司空都督并冀幽
三州諸軍事琨辭司空不受 南陽王模之敗也都
尉陳安往歸世子保於秦州保命安將千餘人討叛
羗寵待甚厚保將張春疾之譖安云有異志請除之
保不許春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
詣保貢獻不絕 詔進拓跋猗盧爵爲代王置官屬
食代常山二郡猗盧請并州從事鷹門莫含於劉琨

琨遣之含不欲行琨曰以并州單弱吾之不材而能
自存於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吾傾身竭貲以長
子爲質而奉之者庶幾爲朝廷雪大耻也卿欲爲忠
臣柰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徇國之大節乎往事代
王爲之腹心乃一州之所賴也含遂行猗盧甚重之
常與參大計猗盧用灋嚴國人犯灋者或舉部就誅
老幼相攜而行人問何之曰往就死無一人敢逃匿
者 王敦遣陶侃甘卓等討杜弼前後數十戰弼將
士多死乃請降於丞相睿睿不許弼遺南平太守應
詹書自陳昔與詹共討樂鄉本同休戚後在湘中懼

死求生遂相結聚儻以舊交之情爲明枉直使得輸誠盟府厠列義徒或北清中原或西取李雄以贖前愆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詹爲啓呈其書且言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爲鄉人所逼今悔惡歸善宜命使撫納以息江湘之民睿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降赦其反逆之罪以弢爲巴東監軍弢旣受命諸將猶攻之不已弢不勝憤怒遂殺運復反遣其將杜弘張彥殺臨川內史謝摛遂陷豫章三月周訪擊彥斬之弘犇臨賀 漢大赦改元建元 雨血於漢東宮延明殿太弟乂惡之以問大傅崔瑋太保許遐瑋遐

說義曰主上往日以殿下爲太弟者欲以安衆心耳其志在晉王乂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附之今復以晉王爲相國羽儀威重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諸王皆置營兵以爲羽翼事勢已去殿下非徒不得立也朝夕旦有不測之危不如早爲之計今四衛精兵不減五千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取餘王竝幼固易奪也苟殿下有意二萬精兵指顧可得鼓行入雲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以迎殿下者大司馬不慮其爲異也乂弗從東宮舍人荀裕告瑋遐勸乂謀反漢主聰收瑋遐

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禁又不聽朝會又憂懼不知所爲上表乞爲庶人并除諸子之封褒美晉王請以爲嗣抽抑而弗通漢青州刺史曹嶷盡得齊魯間郡縣自鎮臨菑有衆十餘萬臨河置戍石勒表稱嶷有專據東方之志請討之漢主聰恐勒滅嶷不可復制弗許聰納中護軍靳準二女月光月華立月光爲上皇后劉貴妃爲左皇后月華爲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極諫以爲竝立三后非禮也聰不悅以元達爲右光祿大夫外示優崇實奪其權於是太尉范隆等皆請以位讓元達

聰乃復以元達爲御史大夫儀同三司月光有穢行元達奏之聰不得已廢之月光慙恚自殺聰恨元達

夏四月大赦 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

陵得金帛甚多朝廷以用度不足府 辛巳大赦

漢大司馬曜攻上黨八月癸亥敗劉琨之衆於襄垣曜欲進攻陽曲漢主聰遣使謂之曰長安未平宜以爲先曜乃還屯蒲坂 陶侃與杜弼相攻弼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弼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橫脚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脚侃知可動復遣使

通鑑卷之九
諭之截髮爲信貢遂降於侃攷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悉平丞相睿承制赦其所部進王敦鎮東大將軍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寔益驕橫初王如之降也敦從弟稜愛如驍勇請敦配已麾下敦曰此輩險悍難畜汝性狷急不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乃與之稜置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爭鬪稜杖之如深以爲恥及敦潛畜異志稜每諫之敦怒其異已密使人激如令殺稜如因閑宴請劍舞爲歡稜許之如舞劍漸前稜惡而呵之如直

前殺稜敦聞之陽驚亦捕如誅之

初朝廷聞張光

死以待中第五猗爲安南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自武關出杜曾迎猗於襄陽爲兄子娶猗女遂聚兵萬人與猗分據漢沔陶侃旣破杜攷乘勝進擊曾有輕曾之志司馬曾恬諫曰凡戰當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圍曾於石城曾軍多騎兵密開門突侃陳出其後反擊之侃兵死者數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時荀崧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屯宛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救於故吏襄城太守石覽崧

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
且前遂達覽所又爲崧書求救於南中郎將周訪訪
遣子撫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曾復致牋
於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許之陶侃遺崧書曰杜
曾凶狡所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
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曾爲外援不從曾復
帥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克而還 王敦嬖
人吳興錢鳳疾陶侃之功屢毀之侃將還江陵欲詣
敦自陳朱伺及安定皇甫方回諫曰公入必不出侃
不從既至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丞

相軍諮祭酒庾爲荊州刺史荊州將吏鄭攀馬雋等
詣敦上書留侃敦怒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而更
被黜衆情憤惋又以庾忌戾難事遂帥其徒三千人
屯涇口西迎杜曾庾爲攀等所襲犇于江安杜曾與
攀等北迎第五猗以拒庾庾督諸軍討曾復爲曾所
敗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
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
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頌言於敦曰周訪與
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
敦意解乃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爲

參軍初交州刺史顧祕卒州人以祕子壽領州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殺之碩遂專制交州王機自以盜據廣州恐王敦討之更求交州會杜弘詣機降敦欲因機以討碩乃以降杜弘爲機功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碩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以拒之機不得進乃更與杜弘及廣州將溫邵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陶侃至始興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杜弘遣使僞降侃知其謀進擊弘破之遂執劉沈於小桂遣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于道高掘其尸斬

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杜弘詣王敦降廣州遂平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王敦以杜弘爲將寵任之 九月漢王聰使大鴻臚賜石勒弓矢策命勒爲陝東伯得專征伐拜刺史將軍守宰封列侯歲盡集上 漢大司馬曜寇北地詔以麴允爲大都督驃騎將軍以禦之冬十月以索綝爲尚書僕射都督宮城諸軍事曜進拔馮翊太守梁肅犇萬年

曜轉寇上郡麴允去黃白城軍于靈武以兵弱不敢
進帝屢徵兵於丞相保保左右皆曰蝮蛇螫手壯士
斷腕今胡寇方盛且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
裴詵曰今虵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乃以鎮軍將軍胡
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麴允欲奉帝往就保
索緜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於是自長安以
西不復貢奉朝廷百官饑乏採稻以自存 涼州軍
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行璽獻於張寔僚屬皆賀寔
曰是非人臣所得留遣使歸于長安

四年春正月司徒梁芬議追尊吳王晏右僕射索緜
等引魏明帝詔以爲不可乃贈太保謚曰孝 漢中
常侍王沈宣懷中宮僕射郭猗等皆寵幸用事漢主
聰游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自去冬不視
朝政事一委相國粲唯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之
沈等多不自白而自以其私意決之故勲舊或不叙而
姦佞小人有數日至二千石者軍旅歲起將士無錢
帛之賞而後宮之家賜及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
服第舍踰於諸王子弟中表爲守令者三十餘人皆
貪殘爲民害靳準闔宗諂事之郭猗與準皆有怨於
太弟猗謂相國粲曰殿下光文帝之世孫主上之

嫡子四海莫不屬心柰何欲以天下與大弟乎且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三月上巳大宴作亂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又許衛軍爲大單于二王處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無不成者然二王貪一時之利不顧父兄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待言東宮相國單于當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也今禍期甚迫宜早圖之臣屢言於主上主上篤於友愛以臣刀鋸之餘終不之信願殿下勿泄密表其狀殿下儻不信臣可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意許其歸首以

問之必可知也粲許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上及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茲事已決吾憐卿親舊并見族耳因歔歔流涕二人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爲卿計卿能用之乎相國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不先啓卿即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寬仁殿下敦睦苟言不見信則陷於誣譖不測之誅故不敢言也皮惇許諾粲召問之二人至不同時而其辭若一粲以爲信然斬準復說粲曰殿下宜自居東宮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繫今道路之言皆云大將軍衛將軍欲奉太弟爲變期以季

春若使太弟得天下，殿下無容足之地矣。粲曰：爲之柰何？準曰：人告太弟爲變，主上必不信，宜緩東宮之禁，使賓客得往來。太弟雅好待士，必不以此爲嫌。輕薄小人不能無迎合太弟之意，爲之謀者。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收其賓客與太弟交通者，考問之。獄辭既具，則主上無不信之理也。粲乃令上抽引兵去東宮。少府陳休左衛將軍，上崇爲人清直，素惡沈等。雖在公座，未嘗與語。沈等深疾之。侍中卜幹謂休崇曰：王沈等勢力足以回天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竇武陳蕃，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唯

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爲得所。安能俛首低眉以事閹豎乎？去矣。卜公勿復有言。二月，漢主聰出臨上秋閣，命收陳休、卜崇及特進綦母達、太中大夫公師或、尚書王琰、田歆、大司農朱諧，並誅之。皆宦官所惡也。卜幹泣諫曰：陛下方側席求賢，而一旦戮卿大夫，七人皆國之忠良，無乃不可乎？藉使休等有罪，陛下不下之，有司暴明其狀，天下何從知之？詔尚在，臣所不敢宣露。願陛下熟思之。因叩頭流血。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拒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爲庶人。太宰河間王易、大將軍勃海王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

大夫西河王延等皆詣闕表諫曰王沈等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多樹姦黨毒流海內知休等忠臣爲國盡節恐發其姦狀故巧爲誣陷陛下不察遽加極刑痛徹天地賢愚傷懼今遺晉未殄巴蜀不賓石勒謀據趙魏曹疑欲王全齊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乃復以沈等助亂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膏肓之疾後雖救之不可及已請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聰以表示沈等笑曰羣兒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沈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得洒掃閨閣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讐言又深恨陛下願以臣等高鼎鑊則朝廷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常然卿何足恨乎聰問沈等於相國粲粲盛稱沈等忠清聰悅封沈等爲列侯太宰易又詣闕上疏極諫聰大怒手壞其疏三月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陳元達倚之爲援得盡諫諍及卒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旣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 初代王猗盧愛其少子比延欲以爲嗣使長子六脩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六脩有駿馬日行五百里猗盧奪之以與比延六脩來朝猗盧使拜比延六脩不從猗盧乃坐比延於

其步輦使人導從出遊六脩望見以爲猗盧伏謁路
左至乃比延六脩慙怒而去猗盧召之不至大怒帥
衆討之爲六脩所敗猗盧微服逃民間有賤婦人識
之遂爲六脩所弑拓跋普根先守外境聞難來赴攻
六脩滅之普根代立國中大亂新舊猜嫌迭相誅滅
左將軍衛雄信義將軍箕澹又佐猗盧爲衆所附謀
歸劉琨乃言於衆曰聞舊人忌新人悍戰欲盡殺之
將柰何晉人及烏桓皆驚懼曰死生隨二將軍乃與
琨質子遵帥晉人及烏桓三萬家馬牛羊十萬頭歸
于琨琨大喜親詣平城撫納之琨兵由是復振夏四

月普根卒其子始生普根母惟氏立之 張寔下令
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賊曹佐高
昌隗瑾曰今明公爲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或興師
發令府朝不知萬一違失謗無所分羣下畏威受成
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
凡百政事皆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
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瑾位三等寔遣
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入援長安且送諸郡貢計詔
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以寔弟茂爲秦州刺史 石
勒使石虎攻劉演于廩丘幽州刺史段匹磾使其弟

文鴛救之虎拔廩丘演犇文鴛軍虎獲演弟啓以歸
寧州刺史王遜嚴猛喜誅殺五月平夷太守雷炤
平樂太守董霸帥三千餘家叛降於成 六月丁巳
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漢大司馬曜圍北地太守麴
昌大都督麴允將步騎三萬救之曜遶城縱火煙起
蔽天使反間給允曰郡城已陷往無及也衆懼而潰
曜追敗允於磻石谷允犇還靈武曜遂取北地允性
仁厚無威斷喜以爵位悅人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
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領征鎮杖
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
然恩不及下故諸將驕恣而士卒離怨關中危亂允
告急於焦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曜進至涇
陽渭北諸城悉潰曜獲建威將軍魯克散騎常侍梁
緯少府皇甫陽曜素聞克賢募生致之旣見賜之酒
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克曰身爲晉將國家喪敗
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爲幸曜曰義士也賜之劍
令自殺梁緯妻辛氏美色曜召見將妻之辛氏大哭
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
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 漢主
聰立故張后侍婢樊氏爲上皇后三后之外佩皇后

璽綬者復有七人嬖寵用事刑賞紊亂大將軍敷數
涕泣切諫聰怒曰汝欲乃公速死邪何以朝夕生來
哭人敷憂憤發病卒河東平陽大蝗民流殍者什五
六石勒遣其將石越帥騎二萬屯并州招納流民民
歸之者二十萬戶聰遣使讓勒勒不受命潛與曹嶷
相結 八月漢大司馬曜逼長安 九月漢主宴群
臣於光極殿引見太弟义义容貌憔悴髮蒼然涕
泣陳謝聰亦爲之慟哭乃縱酒極歡待之如初 焦
嵩竺恢宋哲皆引兵救長安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
馮翊弘農上洛四郡兵屯霸上皆畏漢兵彊不敢進

相國保遣胡崧將兵入援擊漢大司馬曜於靈臺破
之崧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乃帥城西諸郡兵屯
渭北不進遂還槐里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緄退
保小城以自固内外斷絕城中饑甚米斗直金二兩
人相食死者太半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
死不移太倉有麴數十麩麴允屑之爲粥以供帝既
而亦盡冬十一月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
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
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曜索緄潛畱敞使其子
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年未易克也若許緄以

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羅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為戮之。若兵食審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寤。天命甲午，宗敞至。曜營乙未，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觀出東門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馮翊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焚櫬，受璧使宗敞奉帝還宮。丁酉，遷帝及公卿以下於其營。辛丑，送至平陽。壬寅，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前。麴允伏地慟哭，扶不能起。聰怒囚之。允自殺。聰以帝為光祿大夫，封懷安侯。以大司馬曜為假黃鉞大都督、陝西諸軍事、太宰，封秦王大赦。改元麟嘉。以麴允忠烈，贈車騎將軍，謚節愍侯。以索綝不忠，斬于都市。尚書梁允、侍中梁濟等及諸郡守皆皆為曜所殺。華輯、犇南山。于寶論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數術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咸黜異圖，用融前列。至于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

前烈至于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

不弛寬而能斷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于時
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樂其
生矣武王既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起宗子無維城
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朝爲伊周夕成桀跖國政迭
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
無結草之固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
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傾
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
者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周自后稷愛民十六王而
武始君之其積基樹本如此其固今晉之興也其創
基立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
貳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
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
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
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
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
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
蓋共唾黜以爲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
慝犇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世
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

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
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婦女不知女工任情而
動有逆于舅姑有殺戮妾媵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
之非也禮灋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
此之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
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
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覽傅玄
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
覩寵賂之彰民風國勢既已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
文之主治之猶懼致亂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
哉懷帝承亂即位羈以疆臣愍帝犇播之後徒守虛
名天下之勢既去非命世之雄材不能復取之矣

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于坵城據請救於劉琨琨新
得拓跋猗盧之衆欲因其銳氣以討勒箕澹衛雄諫
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恩信恐其難用
不若且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胡賊之牛羊閉關守
險務農息兵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無不濟
矣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帥步騎二萬爲前驅琨屯
廣牧爲之聲援石勒聞澹至將逆擊之或曰澹士馬
精彊其鋒不可當不若且引兵避之深溝高壘以挫

其銳必獲萬全勒曰澹兵雖衆遠來疲弊號令不齊何精彊之有今寇敵垂至何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而逼之顧逃潰不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自亡之道也立斬言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勒據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澹戰陽爲不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澹軍大破之獲鎧馬萬計澹雄帥騎千餘犇代郡韓據棄城走并土震駭 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司空長史李弘以并州降石勒劉琨進退失據不知所爲段匹磾遣信邀之己未琨帥

衆從飛狐犇薊匹磾見琨甚相親重與之結婚約爲兄弟勒分徙陽曲樂平民于襄國置守宰而還孔萇攻箕澹于代郡殺之萇等攻賊帥馬嚴馮膺久而不克司冀并兗流民數萬戶在遼西迭相招引民不安業勒問計於濮陽侯張賓賓曰嚴膺本非公之深仇流民皆有戀本之志今班師振旅選良牧守使招懷之則幽冀之寇可不日而清遼西流民將相帥而至矣勒乃召萇等歸以武遂令李回爲易北督護兼高陽大守馬嚴士卒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懼而出走赴水死馮膺帥其衆降回徙居易京流民歸之

者相繼於道勒喜封回爲弋陽子增張賓邑千戶進位前將軍賓固辭不受 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爲冤丞相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蕊等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無所問隗性剛訐當時名士多被彈劾睿率皆容貸由是衆怨皆歸之南中郎將王含敦之兄也以族疆位顯驕傲自恣一請參佐及守長至二十許人多非其才隗劾奏含文致其苦事雖被寢而王氏深忌疾之 丞相睿以邵續爲冀州刺史續女婿廣平劉遐聚衆河濟之間睿以遐爲平原內史 拓跋普根之子又卒國人立其從父鬱律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九

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冬十月

魏主拓跋珪遣使聘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冬十月

魏主拓跋珪遣使聘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冬十月

魏主拓跋珪遣使聘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冬十月

魏主拓跋珪遣使聘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冬十月

